

【茨威格经典传记丛书】

Ci wei ge Jing dian Zhuan ji Cong 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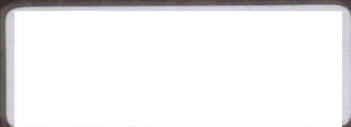


巴尔扎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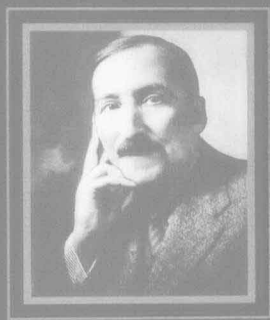
赵燮生 主编

[奥地利] 斯蒂芬·茨威格 / 著 米尚志·谭渊 /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茨威格经典传记丛书】

Ci wei ge Jing dian Zhuan ji Cong shu

巴尔扎克

赵燮生 主编

[奥地利] 斯蒂芬·茨威格 / 著
米尚志 谭 渊 /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尔扎克/(奥)斯蒂芬·茨威格著;米尚志,谭渊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1

(茨威格经典传记丛书)

ISBN 978-7-5396-4170-6

I. ①巴… II. ①斯…②米…③谭… III. ①巴尔扎克,
H. D. (1799~1850) - 传记 IV. ①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4760 号

出版人:朱寒冬

策 划:岑 杰

责任编辑:岑 杰

装帧设计:艺杭传媒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63533889

印 制: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2827094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22.25 字数:350千字

版次: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录

【第一卷 青年时代与初露锋芒】

第一章	童年时代的悲剧	003
第二章	对命运的过早质疑	020
第三章	荷拉斯·圣·沃班小说制造厂	036
第四章	德·柏尔尼夫人	047
第五章	经商的插曲	062
第六章	巴尔扎克与拿破仑	076

【第二卷 巴尔扎克勤奋创作】

第七章	人到三十而立之年	095
第八章	忙里忙外的巴尔扎克	112
第九章	德·卡斯特利公爵夫人	132
第十章	巴尔扎克发现自己的秘密	151

【第三卷 巴尔扎克的生活小说】

第十一章	异国佳人	163
第十二章	相聚日内瓦	186
第十三章	维也纳之别	194



【第四卷 小说家巴尔扎克的光辉与苦难】

第十四章	1836——灾难之年	209
第十五章	意大利之行	221
第十六章	转折之年	234
第十七章	撒丁岛的银矿	241
第十八章	戏剧上的投机	255

【第五卷 (人间喜剧)的作者】

第十九章	征服德·韩斯迦夫人	273
第二十章	《人间喜剧》	286
第二十一章	衰竭的开始	294
第二十二章	收藏家巴尔扎克	302

【第六卷 圆满与结局】

第二十三章	最后几部杰作	317
第二十四章	巴尔扎克在乌克兰	325
第二十五章	结婚与回国	341
第二十六章	结局	347

FIRST
VOLUME | 第一卷 |

青年时代与初露锋芒

Qingnian Shidai
Yu Chulu Fengmang

- 第一章 童年时代的悲剧
- 第二章 对命运的过早质疑
- 第三章 荷拉斯·圣·沃班小说制造厂
- 第四章 德·柏尔尼夫人
- 第五章 经商的插曲
- 第六章 巴尔扎克与拿破仑



【茨威格经典传记丛书】

Ciwei ge Jing dian Zhuan ji Cong shu

第一章

童年时代的悲剧

一个具有巴尔扎克那种天赋的人,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可以给人世间创造第二个完美的天地。但对个人生活中无关紧要的事儿,他却没有能力一直严格遵从事实真相。在他那里,一切都置于他那专横独断的创造意志之下。在这方面,巴尔扎克随心所欲地对自己生活中的许多事儿进行改头换面的做法,却是从普通市民生存的、通常是无法改变的基本事实,就是从他的姓名开始的。这一点非常典型。当时的巴尔扎克大约是三十岁,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不叫奥瑙利·巴尔扎克,而是叫奥瑙利·德·巴尔扎克^①;他还进而断言,他一向完全有权使用贵族这个称号。他自己的父亲只是开玩笑,而且是在最亲近的家属圈子内,吹牛说他可能和古高卢的巴尔扎克·德·昂特拉格骑士家族沾点远亲,而极富想象力的儿子却挑衅性地把这种捕风捉影的猜测夸大为无可辩驳的事实。他在自己的信函和著作上都签署“德·巴尔扎克”大名。他甚至让人把德·昂特拉格家族的纹章装在马车上,然后乘坐这辆马车去维也纳旅行。他虚荣地自封为贵族,这种做法遭到不友好的同事们的讽刺,但他却大言不惭地回答说,他父亲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在官方的文件上确定了这种贵族血统。因此,他的出生证上的贵族称号,其有效性丝毫不亚于蒙田^②是孟德斯鸠^③的贵族称号。

非常遗憾,在我们这个不友好的世界上,那些干巴巴的文件对作家们虚构的荒诞不经的传奇怀有敌意,它们不但深表憎恶,而且要寻根问底。更令人难堪的是,巴尔扎克得意扬扬地引用过的那份出生证保存在图尔市档案里,但他的姓名上却没有表示贵族“德”的字样。在1799年5月21日这个日期下面,图尔市的文书上冷漠无情、明明白白地写道:

① “德”表示为贵族。

② 蒙田(1533~1592),法国著名散文家。

③ 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著名哲学社会学家。

今天，法兰西共和国七年牧月初二，公民伯纳德·法朗索瓦·巴尔扎克，户主，家住本市意大利军街莎杜南地段25号，前来向本人——户籍登记签署员皮埃尔·雅各·杜维威尔，申报一子出生。上述的巴尔扎克声称，此子取名为奥璠利·巴尔扎克，昨天上午11点在申报人家中出生。

其他文件，诸如他父亲的死亡证和第一个女儿的婚嫁证，都没有提起贵族这个头衔。因此，这个头衔连同他在家谱方面编造的所有“离谱”之言，表明纯粹都是这位伟大作家所醉心获取的产品。

然而，即使各个证件在字句上可以战胜巴尔扎克，但是，他的意志——他那炽热的创造性的意志，还是打败了冷酷无情的证件，获得了辉煌的胜利；虽然后来进行过各种纠正，但杜撰的言辞总是能战胜历史。尽管没有一位法国国王曾把贵族荣誉恩赐给他或他的一位先辈，可是，在人们问及这位伟大的叙事文学作家的姓名时，后世总是听从他的嘱咐，称他是奥璠利·德·巴尔扎克，而不称他为奥璠利·巴尔扎克，更不会叫他奥璠利·巴尔萨。

因为巴尔萨——不是巴尔扎克，更不是德·巴尔扎克——是他那无产者祖先们的真名实姓。他们既没有城堡，也没有可供巴尔扎克这位具有作家才华的后裔用来装饰马车的纹章。他们从未身着亮锃锃的铠甲策马奔驰，从未参加传奇式的比武大会。他们每天所干的只是把牛群驱赶到牧场上，汗流浹背地翻耕朗格多克的土地。巴尔扎克的父亲伯纳德·法朗索瓦1746年6月22日出生在靠近卡耐扎克奴盖利村的一间破烂的石屋里。当时那儿居住着许多姓巴尔萨的人，伯纳德·法朗索瓦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员。那时，这些巴尔萨人中只有一个人获得了一点儿名气，但这点儿名气实在令人极为忧虑。1819年，奥璠利离开大学，就在这一年，他父亲的一个五十四岁的弟弟因涉嫌谋杀了一个怀孕的农村姑娘而被捕，经过一番耸人听闻的审讯，于次年被送上断头台。巴尔扎克渴望尽可能远地脱离与这位声名狼藉的叔叔之间的关系，也许正是这种渴望心情使他产生了最初的动机：要给自己的姓氏冠以贵族字头，并给自己编造另外一种出身。

巴尔扎克的父亲伯纳德·法朗索瓦是十一个孩子中的老大哥。他父亲，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汉，决定以后让他到教会供职。乡村牧师教他读书写字，甚至还教他一些拉丁文。但是，这位身强力壮、精神抖擞、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对削发出家

和发誓严守贞洁实在不感兴趣。有一段时间，他还在当地村子里东游西荡，有时帮助公证人做书记，有时在葡萄园当帮工，有时又种田耕地；但他二十岁时离开了家乡，从此一去未还。他施展乡下人那种不屈不挠的顽强冲劲儿——他的儿子曾在许多小说中出色描写过他的这种劲头儿——钻进京城巴黎。起初，他很不显眼，默默无闻，只不过是无数名年轻人中间的一分子，这些年轻人想在巴黎圆个发家梦，但他们自己也不清楚通过什么方式和在何种职业方面可以飞黄腾达。他说他——后来，他成为省知名人士——在路易十六手下当过皇家法庭秘书，甚至还当过皇家律师。这番话纯粹是这位喜欢言谈的老头在吹牛，它早已被事实戳穿了。事实是，任何国王年鉴都没提到过有位叫巴尔扎克或是巴尔萨的人担任过类似职务。大革命才把无产者的这位儿子和其他许多同类人一样推上了浪尖；他在巴黎的革命市参议会捞到了一官半职——对这个职位，这位后来的军事特派员却讳莫如深。然而，这个职位看来让他拉上了不少关系，加上他行将遗传给自己儿子的那种追求金钱的狂热本能，他在战争年代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大捞油水的军事部门：战时物资军粮处。从这个军事部门，一条条金线又不可避免地通向那些放债人和银行家。伯纳德·法朗索瓦在从事三十年不怎么光明正大的职业和交易后，有一天，他再次改弦易辙，以丹尼尔·杜麦克银行首席秘书的身份出现在巴黎。

老巴尔扎克五十岁时，终于实现了伟大的转变——这一伟大转变，他的儿子描述过多少次啊！——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然而却永不满足、野心勃勃的人终于变成了一个体面的市民，变成一个“上流社会”里较为诚实正派的，或者说，诚实正派起来的一员。此时他已获得一些财产，而且有了个可靠的地位。这时他才能迈出必要的下一步，以便使自己从一名小资产者一跃成为一名大资产者，以后再从大资产者变成——他热切渴望的最后一个级别——一名绅士。他要结婚，而且要 and 一位有财产、出身资产阶级、门第好的姑娘结婚。五十一岁时，他是个身心健康、相貌不凡的人，而且善于夸夸其谈，拈花惹草。这时，他相中了银行里一个上司的女儿。安妮·夏洛特·萨兰比哀虽然小他三十二岁，而且有点儿罗曼蒂克情调，但她作为市民家庭教养有素、虔诚恭顺的女儿，终于依从了父母亲的劝告。父母解释说，这位年纪尽管大得多，但具有理财天赋的巴尔扎克是个诚实规矩的对象。刚一结婚，老巴尔扎克就觉得单纯作为他人手下的一名职员有失尊严，而且也无多大油水可捞；有拿破仑执掌国政，老巴尔扎克就觉得战争是个能让人更快更多捞取金钱的源泉。因此，他又开始利用他的那些旧关系，加上有夫人的嫁妆

做后盾，于是迁往图尔市，当上了二十二师的军粮处总监。

在此期间，他们的长子奥璐利出生（1799年5月20日）时，老巴尔扎克夫妇已拥有可观的财产，他们凭着受人尊敬的市民身份已跻身于图尔市资产阶级上层社会里。伯纳德·芒朗索瓦的军粮处看来可以使他获得优厚的收入，因为，这一家人过去一直讲究勤俭节约，而且经常搞投机活动，而现在却开始排场起来。奥璐利刚一出生，他们就从狭窄的意大利军街搬入属于自己的一座房子里。直到1814年，拿破仑战争的黄金时代延续不断，他们总能得以享受小城的奢侈生活，他们有了一辆自备马车，有大批的仆从。上层社会名流，甚至是贵族，经常来登门拜访，与这位农家子和昔日红色巴黎市议会议员密切往来，他们中间有上议员克莱芒·德·瑞斯。巴尔扎克以后将在《一桩无头公案》里详细描述这个人被神秘绑架一事；还有德·庞末瑞尔男爵和德·马尔贡先生，这两个人后来在作家巴尔扎克最艰难时期曾给以他支持和帮助。老巴尔扎克甚至被请去参与市政活动，他管理市医院，无论做任何重大决策，他的意见都得到尊重。尽管他出身卑贱，无人对其祖上进行过考究，但是，在他很快升迁发迹的这个时期，在这个天翻地覆、全面发生变化的时代，他成了一名无可挑剔、备受尊敬的人。

老巴尔扎克受人爱戴，这一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可以理解的。他是一个性情快活、体格魁梧、待人和蔼的人，对自己，对自己的成就，对整个世界无不感到满意。他的言谈不带任何贵族腔，他骂起街来开心得像个炮手，他还喜欢添油加醋地讲些奇闻轶事——他儿子的《谐趣集》里的某些片段很可能是他传给儿子的——但他是个了不起的讲故事能手，当然他喜欢给真人真事掺杂上胡吹乱编的奇谈，同时他心地善良、和蔼可亲，而且十分精明，在如此风云变幻的时期不会死心拥护皇帝，或者国王，或者共和国。他虽未受过完好的学校教育，但他对什么都兴趣盎然，他涉猎群书，积累起了广博的知识。他甚至还编写出几本小册子，如《偷窃暗杀预防法备忘录》、《被遗弃与被欺骗少女伤风败俗丑闻回忆录》——这些作品当然不能和他那位伟大儿子的作品媲美，正像老歌德的《意大利日记》不能与儿子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的《意大利游记》同日而语那样。

他的身体极为健壮，而且无忧无虑，对生活充满乐趣，他下定决心要活到百岁。年满六十岁后，他还给自己的四个婚生子增添了几个私生子。八十岁时，小城的人还说他实在不够名誉，指责他让一个少女怀了孕。从来没有医生为治病踏进过他的家门。他一心要活过所有其他人，这一坚定意志由于另外一件事变得更为坚定了，那就是他终生领取所谓的拉法叶养老金；每逢一位养老年金领取者去

世,其他人的年金就会相应提高一次。他和儿子有着同样的超凡魔力,他儿子用其魔力塑造五花八门的生活形象,而他却用自己的魔力唯独特保全自身的生命。他已经活过了领取年金的其他伙伴,他的养老年金已经增加到八千法郎,此时,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竟死于一次愚蠢的事故。不然的话,伯纳德·法朗索瓦准会像儿子奥瑙利那样,靠意志集中,实现不可能实现的美好梦想呢。

奥瑙利·德·巴尔扎克正像从父亲身上继承了活力和编造故事的乐趣那样,从母亲身上继承了敏感性。安妮·夏洛特·巴尔扎克年轻得多,她比自己的丈夫小三十二岁,而且婚姻绝非不幸福,但她性格太糟糕,总觉得自己命太薄。她的丈夫快快活活、无忧无虑地过日子,他绝对不让妻子的吵吵嚷嚷和无病呻吟打搅他那泰然自若的性情。而妻子却表现出是个令人讨厌的女性,她以形形色色的歇斯底里的喊叫,表示她常常受到伤害之情。她觉得家里没有一个人给她以足够的爱、足够的尊重、足够的赏识。她一个劲儿地抱怨说,她的孩子们对她那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没有充分表示感恩戴德。直至她生命终结,她都会用“善意的”忠告和眼泪汪汪的责备来折磨她那已经举世闻名的儿子。同时,她绝对不是缺乏智慧和缺乏教育的女人。她还是少女的时候,被选定为银行家杜麦克先生的女儿的闺中女伴,她通过这种交往获得了某种浪漫情趣。在那些年,她如痴如醉地谈论美文学,后来还对斯威登堡^①和其他作家的神秘主义作品有一种偏爱。

但是,她这略带理想主义的色彩不久便被天生为金钱忧虑的心情遮盖了。她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家庭,这个家庭靠零星缝纫用品生意一分一分地积累发了家。她刚一出嫁成家就把下层资产阶级那种发了霉的狭隘本能带了过来。特别是她把一种小家子气的贪婪习气带进了新婚之家,贪婪的心情同时总是对大笔投资和投机发财垂涎欲滴。对她来说,照料孩子们就意味着教他们懂得花钱是一种罪恶,挣钱才是最高美德,就意味着从一开始就必须督促他们创造一个牢固可靠的“地位”——或者,如果是女孩子,则要攀门好亲事——就意味着不给他们任何自由,时时刻刻严厉监视他们。尽管她说这样做全是出自“善心”,但她正是用这种纠缠不休、时刻警觉的操心,正是用这种为他们的所谓幸福所倾注的乖戾热心,促使整个家庭瘫痪。待到好多年以后,巴尔扎克早已成了大人,他会回忆说,孩提时代,只要一听到她的声音,总是吓一大跳。

^① 斯威登堡(1688~1772),瑞典自然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神秘主义者,其宗教思想一直是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爱默生等杰出作家的灵感源泉。

这位母亲总是冷酷无情地拒绝孩子们对她所做的任何热切亲昵的表示。巴尔扎克忍受他的这位脾气坏、戒律多的母亲之苦，其程度可以从他信中的这句哀鸣衡量出来：“我从来不曾有过母亲。”安妮·夏洛特·巴尔扎克对她的两个小孩子——劳伦斯与亨利，非常宠爱，然而对她的两个大孩子，奥璐利与劳拉——也许这是对自己丈夫的一种变相防御吧——却本能地持冷漠态度，对此，即使是在今天也无法揭示出令人不解的原因是什么。然而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很难想象有另外一位母亲对其孩子所抱的态度比她更漠不关心、更缺乏慈爱了。她刚生下大儿子，还在坐月子，就把他送出了家，好像她的这个儿子是个麻风病人似的。这个可怜的婴儿被托付给乳母——一位宪兵的妻子喂养。他在乳母身边待到四岁，但即使那时，他也不能回家，不能回到父亲、母亲和弟妹身边，不能回到自家那个宽敞和显得富裕的房子里，而是被送给一个陌生的人家，去过寄宿生活。每周只有一次，而且是在礼拜天，他才可以看望自己的家人，仿佛大家是远方亲戚。母亲不准他和弟妹们一起玩，不准给他玩具和礼物。他要是病了，没有母亲守护在他床边，他从来也没有听到她说一句慈爱的话。每当他依依接近她的膝头，想拥抱她时，一声严厉的训斥就把他的亲热劲儿吓跑了，似乎他的举动不合礼仪。他长到七岁，刚能像个样儿活动两条小腿，母亲就把他这个不受欢迎的人推进旺多姆的一所寄宿学校。他只配远远离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座城市去。从此，过了七年无法忍受的教育生活之后，巴尔扎克又回到父母家，母亲依然弄得他——用他自己的话说——“生活艰难得简直没法过”。因此，他十八岁时自动离开了这个叫他无法忍受的环境。

已经长大为成年人的巴尔扎克，尽管天生性情善良，但从来也无法忘记他从这位古怪的母亲那儿得到的冷遇。多年之后，他把他童年时代的这位虐待者接到自己家住。当时，他已四十三岁，头上布满了缕缕白发，就是在这时，他也无法忘记自己母亲曾经用多么冷酷无情的态度给他这位当年才六岁的孩子、当年才十岁的孩子，那时正是需要母亲给以爱抚与温存的孩子所带来的苦痛。他曾用无力反抗的悲鸣对德·韩斯迦夫人倾吐心声：

您真不知道我母亲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她是个怪人，同时又是一个十分残忍的人。她已经把我的那个可怜的劳伦斯和我祖母给毁了，现在，她又准备把我妹妹送入坟墓。她憎恨我有着许许多多的理由。我还没有出生她就

非常憎恨我。我已经处在和她彻底决裂的边缘了；决裂几乎已经成了有必要去做的事儿。然而，我宁肯继续忍受下去。这真是个无法愈合的创伤。我们都以为她疯了，于是请教一位和她有三十年交情的医生。但他对我们说：“不，她没有疯。她只是凶狠毒辣而已。”……我母亲是我一生中遭受的一切痛苦的根源。

这些话是多年来公开迸发出的，是对无数隐痛所做的一个回答，这些隐痛是他在最敏感的年龄，而且恰恰是从那样一个人那儿获得的，那个人按照自然法则必定是他最最亲近的人。他——用他自己的话说——“忍受了世上一个人命中注定要忍受的最可怕的童年时代”，这全是他母亲的过错。

在旺多姆，巴尔扎克在奥瑞多利教会学校的精神监狱度过了六年。关于这六年，我们两种截然不同的报告：一个是学校注册簿上写的平淡客观的校方报告；另一个是一本文学巨著，即《路易·朗倍尔》。学校当局只是冷冰冰地记载道：

第四百六十号。奥瑞利·巴尔扎克，八岁零一个月。
出过天花，但未留后遗症。性格充满激情，易激动；偶尔十分狂热。入学是在1807年6月20日，离校是在1813年8月22日。信件应寄给其父巴尔扎克先生，住图尔城。

他的同学们只记得他是“一个两颊丰满、脸蛋儿红彤彤的孩子”。他们所能提供的只限于他的外表，或者只限于几件令人怀疑的逸事。《路易·朗倍尔》一书中的自传性的篇章则更动人地披露了这位天才的，而且由于其天才而备受折磨的孩子所经历的悲惨的内心生活。

巴尔扎克选择双重人物形象来描写他个人成长的岁月。他从两位同班同学身上，把自己既描写成诗人路易·朗倍尔，又描写成哲学家“毕达哥拉斯”^①。就如同年轻歌德同时具有浮士德和靡菲斯特^②这两个人物形象那样，巴尔扎克把自

① 毕达哥拉斯（前？～前497），希腊哲学家、数学家。

② 歌德的《浮士德》中的两个主要角色。

己的个性也一分为二。他把他那天才的两个基本形式——模仿现实存在的种种形象的创造性形式和从现实存在的复杂联系表现内在规律的调节形式，赋予两个不同的人物。事实上，路易·朗倍尔比毕达哥拉斯更贴近巴尔扎克，至少这位看似虚构的人物的外在经历就是他自己的经历。在他自己的众多影像里——《驴皮记》里的拉发埃、《幻灭》中的大丹士、《十三人的故事》中的蒙泰洛将军——没有一个比被送进这所教会学校进行斯巴达式教育的孩子之命运更完美、更有血有肉。

这所学校位于旺多姆城中心的罗瓦尔小河河畔，其塔楼十分阴暗，围墙高大厚实。从外表看，它给人的印象不是一所学校，而是一所监狱，两三百个学生从第一天起就受修道院的严格训练；这里从来就没有假期，只是在例外情况下，父母才被允许看望自己的孩子。在那几年里，巴尔扎克几乎从未回过家，于是，为特别强调和他自身童年时代的相似之处，他把路易·朗倍尔描写成一个既无父亲又无母亲的孩子，描写成一个孤儿。学校的费用，不仅包括学费，还包括衣食费用，数目相对很小，靠那些孩子们进行节约实在太过分。那些做父母的从不寄手套和暖和的内衣给孩子们——多谢母亲的漠不关心，巴尔扎克也是受到亏待的这些孩子们中的一个——因此，在寒冷的冬天，这些可怜的孩子双手被冻僵，双脚被冻出脓包，他们冷得无奈，便偷偷地在房间里蹑手蹑脚进行活动。巴尔扎克——朗倍尔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都特别敏感，所以，一开始他就比其他所有农家同学所受的罪更多：

他习惯于乡下的空气，习惯于任其自然的自由教育，习惯于对他非常慈爱的一位老人的照料，习惯于躺在阳光下沉思遐想，因此，他觉得特——别困难的是：遵守学校纪律，排好队列队行走，生活在四壁禁锢的一个大厅里，在那儿八十个小孩子默不作声地坐在木板凳上，每个人面前摆着一张书桌。他的感官十分敏感，而这种敏感性又使他十分脆弱，他身上的一切都忍受着集体生活的痛苦。毒化空气的气味掺和着一向肮脏的教室散发出的臭味，教室里到处是我们的残羹剩饭；这种气味刺激着他的这种嗅觉，嗅觉与其他感觉相比和大脑组织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因此，嗅觉若是受到损害，必然会不知不觉地影响到思维器官。除了以上这些造成空气污浊的东西

外,在我们的教室里还有许多柜子,每个学生都在自己的柜子里保存着自己的“小宝物”:为庆祝节日而宰杀的鸽子或从食堂里偷来的食物。此外,在我们的房间里还有块很大的石头,上面随时都摆着盛满水的两只大木桶,有点儿像是水槽。每天早上,我们在老师的监督下按顺序一个接一个地洗手洗脸。然后,我们从那儿走到一张桌子前,那里有女人为我们梳头搽粉。我们的寝室,每天只在我们起床前打扫一次,因此一直肮脏不堪。虽然有许多窗户和一扇高大的门,但房内的空气不断被种种气味搞得十分污浊,那些气味除了来自挤在一起的八十多个孩子的身体之外,还来自盥洗处、梳理处、肮脏的柜子,每个孩子的活动场所……以往他生活在乡下,呼吸着洁净、芳香的空气,而现在这种空气没有了,他的习惯也发生了变化,学校的纪律又是如此严明——这一切使朗倍尔感到十分忧伤。他总是用左手支撑着脑袋,臂肘支在书桌上,观望院子里的绿色树木和天空中的云彩,他常常这样消磨上课的时光;他看上去在做功课,但老师看到他的笔并没有在移动,他面前放着的仍是一张白纸,这时老师冲着他喊叫道:“朗倍尔,你又是在偷懒!”

——《路易·朗倍尔》

老师们下意识地感觉到这个孩子身上有一种抗拒力量。然而,他们没有觉察到他内心有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在起作用。他们只是觉察到,他没有好好地,没有照通常所做的那样读书学习。他们认为他不是迟钝就是懒惰,不是固执任性就是神思恍惚,因为他不能和其他孩子们保持同样的步调——有时,他落在别人后面;有时,他又一下子超过他们。不管怎么说,谁也不如他挨打挨得最多和最厉害。他不断受到处罚。对他来说,从来就没有悠闲玩耍的时间。他一次接一次地遭到处罚,常常被禁锢起来。有一回,两年时间里,他没有过过六天自由的日子。体罚更为常见、更为残酷,当时这位最伟大的天才,不得不领受严厉的老师所施展的“最后一招”——体罚:

这位软弱,但同时又如此坚强的孩子……忍受着身心两方面的所有痛苦。他像是个奴隶被捆绑在课桌前的板凳上,时常挨着鞭笞,时常受疾病折磨,各个感官都受到伤害;他又像是被令人反感的环境这把老虎钳子给死死夹住似的,迫不得已任凭学校里各种各样的暴政摧残他的肉体外壳……在我们肉体上所承受的所有痛苦之中,当然是那根两指厚的皮带给与的痛苦最为剧烈。为接受这种传统的惩罚,犯了过错的孩子必须在教室中间跪下。他们必须从自己的板凳上站起来,跪到讲台旁边,忍受同学们投来的好奇的,而且往往是讥讽的目光。这样的开场,如同是过去被判死罪的人必须示众走过法庭与断头台之间的那段路,使幼小的心灵备受痛苦折磨。孩子们的性格不同,有些人一个劲儿喊叫,在受体罚前后哭哭啼啼、热泪满面,另一些人则用面不改色的表情忍受疼痛。不过,即使是最坚强的人也几乎无法抑制脸上一阵阵的痉挛抽搐。路易·朗倍尔常常遭到抽打,这一点全归咎于他的天性特点,而他对自己这种特殊天性的存在长久不曾觉察。要是他被老师的“你又在偷懒!”这句话猛地从幻想中惊醒,情况往往是,起初他自己也没意识到,他向着这个人投去了十分蔑视的一眼,这一眼蓄足了思想,就像一个莱顿瓶蓄满了电似的。这样的一次交换眼色无疑会使老师顿时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眼色里包含的这种无声的愚弄使老师觉得深受污辱,于是他想把这个学生投来的目光彻底整掉。当教士第一次觉察到这种像闪电击中自己的,表示轻蔑的目光时,他喊出了留在我记忆中的这句话:“要是你继续这样看我,朗倍尔,你就要挨揍了!”

——《路易·朗倍尔》

在这几年里,那些严厉的教士中没有一个人发现巴尔扎克的秘密。他们只看见一位在拉丁文或词汇知识方面落在别人后面的学生,他们想不到这个学生有着